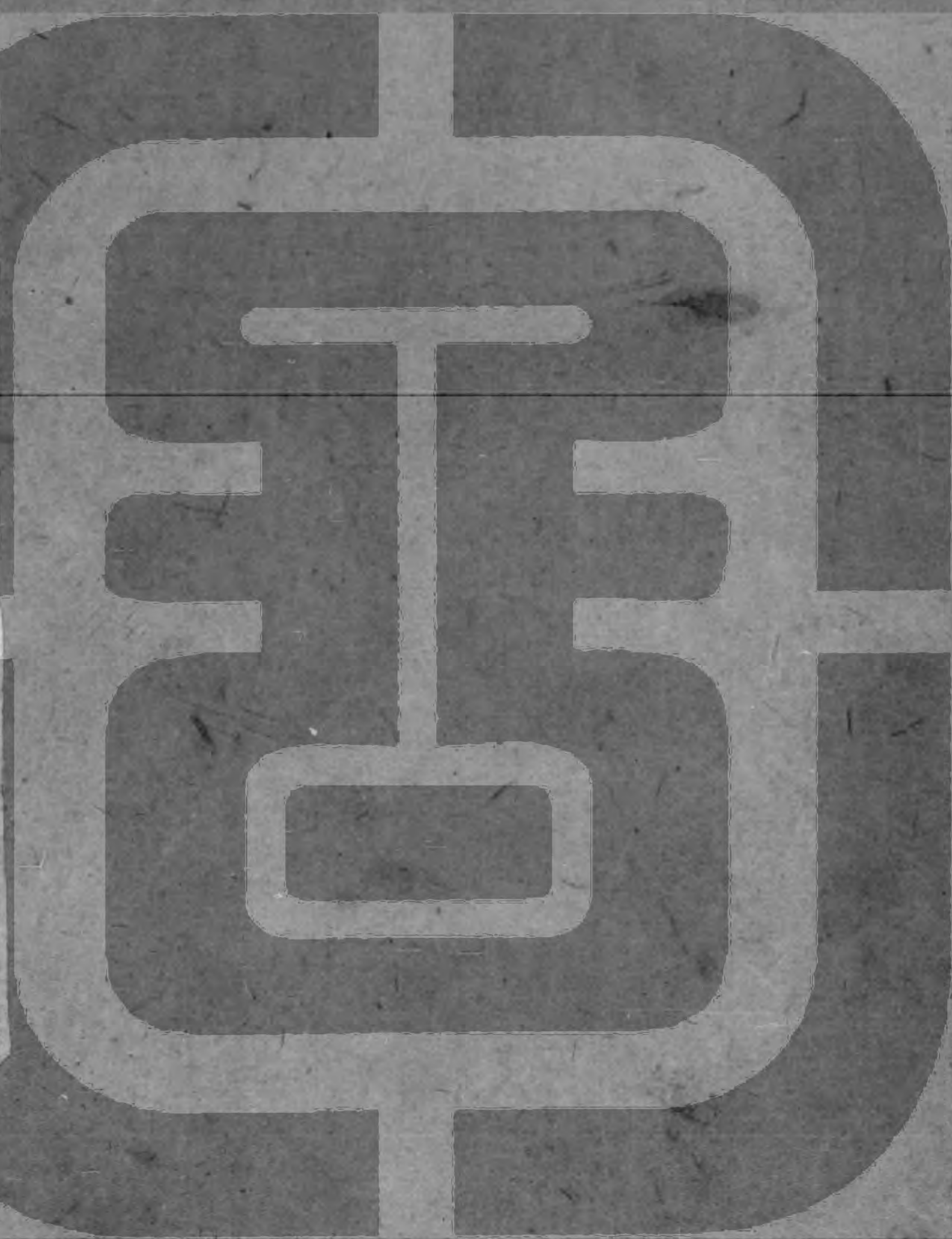


見素林公奏議

元



見素集奏議目錄

卷之一

奏議

扶植國本疏

西曹稿

全大體以召大和疏

外臺稿

陳言疏

災異陳言疏

養病疏

辭免就任疏

謝恩疏

內臺稿

侍養疏

再乞侍養疏

災異陳言疏

錄正人以端國本疏

薦賢自代疏

災異疏

懇乞休致疏

申乞休致疏

勘都御史韓邦問疏

勘知府王塘李復貞疏

定祿米數

處置缺少糧料疏

地方災異疏

褒異舊臣疏

卷之二

奏議

撫處王武等疏

正事體以別嫌疑疏

災患疏

查報擒獲盜賊為各官開俸疏

更調官負疏

復州治疏

論寧府用琉璃疏

巡撫謝恩疏

進繳巡視 敕書關防疏

水患疏

請復常平疏

均平稅糧鹽鈔疏

均平丁糧徭役疏

守制乞免關勘合疏

回話疏

申明處置地方疏

辭免再起江西巡撫疏

卷之三

奏議

預處地方容令致仕疏 西征稿

通江捷音疏

參駁楊友謀復官職衙門疏節略

致仕疏

奪獲流賊印刀疏

災異處置地方疏

江津捷音

卷之四

奏議

急除大逆以禦大亂疏

慶幸討賊未綏福祚疏

回話疏

藍馱等捷音

辭免陞賞賊平曲容致仕疏

大垵捷音

更賢討賊疏

再辭陞賞疏

卷之五

奏議

起輔新政稿

辭免起用第一疏

第二疏

第三疏

第四疏

議禮疏

請親大臣疏

卷之六

奏議

請勤學疏 秋臺稿

止司禮監奏補人匠疏

正違禁番貨貨賁緣給主疏

舉大禮以成大孝疏

奉乞致仕第一疏

第二疏

節財用以謹天戒疏

論御史楊百之陰右張儀疏

闢異端疏

錄名德以重士風疏

杜私嫌以公大法疏

乞寢內降以正法守疏

再乞寢內降以正法守疏

回話疏

卷之七

奏議

奏乞致仕第三疏

奏乞致仕第四疏

患病定奪印信疏

奏乞致仕第五疏

定奪印信俸給疏

奏乞致仕第六疏

謝恩疏

奏乞致仕第七疏

奏乞致仕第八疏

辭免致仕渥恩疏

辯李夢陽獄

按張龍疏

見素集卷一

後學黃佐 校正

族子 富 編集

後學柯維騏重校

孫男 及祖重梓

奏議

西曹稿

扶植國本疏

刑部四川清吏司員外郎 臣林俊謹

奏為扶植國本事 臣節該伏覩

大明律凡軍民利病一切興利除害之事許直言無隱欽此欽遵臣惟君人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

陵寢搖動日月繼食野熊入城鑿戒之昭莫此爲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氓騷擾戍卒咨怨誠不可不爲之慮也臣愚謂此尚手足之疾耳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飢荒陝西尤甚人民流徙別郡及荆襄等處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可者十去七八倉廩懸磬拯救無法樹皮草根食取已竭餓殍填路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流涕而巡撫巡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

既知荒旱自合奏取

聖裁顧乃茫然無知恣不加意勢至若此尚猶顧盼徘徊專事蒙蔽視民飢饉而不恤輕國重地而不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救焚拯溺不可少緩者也乃者大學士萬安等具言將生員人等納米是固救荒之一策然此等欲事輕齎則彼地空乏買米無從欲他方轉運則困於劫掠道里難進臣恐緩不及事爲今之計宜

下寬恤之詔重欺罔之罪以收人心即遣才力大臣并科道部屬廉能等官分賫內帑之財星馳前往臨清等

處聽其地里近便有運到官糧或鄰封積蓄官爲雇車裝運無程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之餘民猶或可及然臣又有說焉孟軻有言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臣說一行則可洩

天地神人之憤快

聖祖神宗之心彰

陛下爲聖明聽納之主奠

宗社萬億年無疆之休萬一忤

旨禍止臣一身耳臣何惜一身之禍不爲

陛下陳之臣聞脩養之說惟誕無徵佛氏之教幻妄無取

故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之世其誣每見於唐宋儒

先之論史冊所稽不可泯也謹按僧繼曉本一儉險

小人市井無賴曩者猥指邪術欺誑

楚府及至事敗挨拿却乃竄身逃罪不圖自新益加縱

誕潛住京師多方夤緣誤蒙

聖眷疊賜異恩五尺兒童切齒唾罵敢復肆無忌憚惑亂

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大鎮國永昌寺臣細思之

陛下聰明齊聖斷不爲此是必繼曉小人倡爲誕說謂此

寺一建則

聖壽益綿

國祚益昌民命益永邊境益寧以此昭

陛下耳曾不知以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

以

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

聖譽且日損矣下人師師爭先事佛

聖政且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縱如

繼曉之言先王之政斷不爲此况萬無是理顧有大

害者哉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

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夫鶴之好似若

未害其失人尚若此伏望

陛下以類推之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縱

之者梁芳也梁芳傾覆陰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輔

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竄逐欺罔如趙高奢侈

如石崇數年之間假以

進貢買辦爲名盜

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風

擾汪直莫能過乃復薦進繼曉陰求蓋寺虛耗內財

飛語外人謂其極意不肯爲是被

陛下逼脅只得屈從是畏天下議已欲

陛下專擅謗耳夫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今梁芳欲文已

奸而以過歸

陛下卽此一事已不容於誅矣且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而引之以疾病臣竊爲身危之臣斷謂粉梁芳之身不足償其罪之萬一耳臣德不足信職非言官熟知自默可以固位顧乃不自揣量與此二權奸臣抗可否是猶蝸觸山蛾赴火已不可言智矣然臣惟牛而耕犬而守走獸之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於

陛下且七年矣近以年勞復蒙增秩感愧無地中夜以思涕泪交流謂

人主深居九重利害豈能盡知而

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於

陛下也今內而大臣次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飢民之死欲食梁芳繼曉之肉卒之不敢以此言進於

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使臣復不言則

陛下終不寤

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後世謂臣等何如人秉筆史官必譏笑臣等恐將及

陛下矣昔魏任座荅文侯何如主之問以直觸怒及問程

身繫集卷之一
五
璜曰仁君也君仁則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文侯
悅使璜召座迎爲上客臣不敢過望此然亦豈恐懷
不直之言爲

陛下仁聖之累耶臣誠不畏死惟

陛下留神聽覽熟計而必行之則

祖宗之光

社稷之福臣民萬世之幸如臣言非是甘受顯戮以昭欺
罔臣不勝激切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成化甲辰八月進疏留中傳

旨下錦衣獄責三十降姚州判官乙巳正月元日星變

上悟傳

旨林俊張黻復原職南京用黻論救者

外臺稿

全大體以召大和疏

雲南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臣林俊謹

奏爲全大體以召大和事臣處遠官不備詳

國家事近聞京城內外多

奏災異及南京監察御史姜綰繆穆孫紘等與守備太

監蔣琮劾奏多得左遷者臣聞和氣致祥子思子謂

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今中和之致孰有過吾

陛下者而災異乃爾意者庶官不和之所致耳臣聞有虞
之世穆穆明明故俞不爲諂吁不爲戇咨者舉者流
放竄殛者不爲德且怨今綰等以小事相構結若此
其宅心縱是處事亦踈臣往見綰等聞琮言事切直
極口歎賞今見琮行事急迫遂列彈文構大獄煩

聖聰臣雖至愚亦私議而竊少之矣然臣聞此事亦關大
體夫人孰無過顧大小何如耳琮之過小未足盡言
其他豈無有大於是者乎使皆曰彼言而獲罪吾何
敢言則無復有言者矣臣又聞兩京六部大臣王恕
等及科道皆有論救不蒙

采納者臣亦未悉其詳然臣聞綰等事小未足深救其他
豈無有大於是者乎使皆曰大臣科道及素所受知
者不能救吾何敢救則無復有救者矣耳目之司不
聞蹇諤股肱之任不見可否事何由正

陛下何由知在大體又何由全也臣望庶官以和者竊以
內外迹殊易生嫌隙嫌隙一生則將來之患恐不可
已又恐不知者謂綰等不以罪去而以言去則

陛下之心不顯白於天下此二大體尤

陛下所深計而力圖者也如蒙伏望

皇上斷自宸衷爲言官惜爲衆論惜爲

身素集卷之一
奏議
七
國家大體惜納恕等之言宥綰等之罪如天之必覆海
之必涵丸之必轉雪霜摧拆之必見陽春或論復其
官或改任司寺京職則綰之事息琮之心亦安朝野
臣民之心自慰沴氣潜消太和宣暢

朝廷和衷官和萬民和天地之氣亦和而綰等困心觸
罪之餘感恩思過之不暇其成就報稱必有大過人
者此

天地父母覆載之恩

聖明一大美事臣偶有見不敢不言伏惟

聖納無任欣幸之至下都察院叅稱本官素以直言見稱

於時今萬里天涯特論及於事言最切直伏乞

聖明量爲區處奉

聖旨姜綰等已發落了罷欽此

陳言疏此疏進至京爲張東白停止

奏爲陳言事臣荷

國恩叨擢前職喜懼交并罔知報稱經歷之方與官吏
軍民父老人等宣說

陛下仁孝納諫任人惕厲憂勤古往無比聞者莫不欣戴
或感激涕下然奉

德宣

六書集卷之二
奏議
譽固臣之心而補過納忠亦臣之職臣讀史見前代之君
初政莫不精明其後漸自不及蓋人非已用事非已
行又在春宮熟聞利弊譬如棋局正在旁觀時矣一
即大位遂決罷行及其漸也用人自己行事自己即
如當局則迷時矣故私心或勝文過或深言官論列
鮮有能聽而必改者故始則明終則否始則治終則
不治臣觀至此爲之惻然伏惟

陛下天啓神聖英武聰明堯舜之君誠不是過安肯蹈此
然勤始怠終亦臣愚之一慮也且

陛下堯舜也臣敢不以堯舜之事爲陳

陛下以言用臣也臣又敢不以言自效謹採古書及士論
所同治道所急者撰成一十四事用塵

睿鑒事若小而實大言若迂而實可行伏望

特出宸斷毅然舉行若下廷議恐有顧忌沮抑之處弊端
從此不可復矣臣識不逮人官已踰分竊以身決後
日利弊之機萬一少補

聖時死亦無悔爲此具本順差 謹具奏

聞

計開

一親下臣惟上下交則德業成故乾下坤上爲泰乾

上坤下為否言交與不交之驗也竊見

陛下即位以來百廢具興惟於臣下不聞引見都俞未作

上下未交堯舜之治恐不當此竊意今後文武大

臣及翰林科道部屬等官日召數人便殿接見或

賜坐賜茶論學論政或論古人盛衰治亂之由務

使情洽意孚然後命退引見之際仍令科道翰林

在旁糾誌奸佞來朝方面知府亦或賜問不惟可

以養德性通民情感人心

聖躬精神自爽血脉自通而壽年於萬矣

一師古臣惟圖治莫先於為學為學莫要於師古古

人之書於治道要且切者莫如說命旅獒無逸數

篇乞命中書謄寫置之便殿時加

省覽觀說命則知君臣相與之難觀旅獒則思不役耳目

之好觀無逸則謹憂勤逸樂之辨常接乎日每警

乎心則心益正身益脩而治道洽矣

一納言臣惟國家之安危係言路之通塞然宜通而

卒不通者蓋言路通則人君不得縱其欲內臣不

得肆其志大臣不得竊其位小臣不得行其私是

君忌之內臣忌之大小臣又忌之勢益孤身益危

居者非得已而設者為國家也向非君上知為國

身家而設而傾心求之霽威待之加意全之則言官
傷言官傷則聰明蔽聰明蔽則百弊起臣不敢遠
舉竊以近日觀之自言官受撻正士投荒權奸遂
縱方術橫流天下幾於風擾府庫爲之一空使非
先帝悔之早

陛下去之決延蔓數年豈可復救伏望

聖明未開言路勿疑其矯情勿厭其逆耳廣以聽之審以
行之優以處之讒間不移始終如一則言路通而
國本固矣

一舉賢臣惟帝王之世禮聘異才漢唐之君亦多徵
辟禪治化敦澆風振耀華夷垂光國史非細事也
切見檢討陳獻章叅議賀欽僉事章懋志尚古人
行高時輩王恕彭韶等流亦不多讓乞起獻章爲
學士欽爲僉都御史懋爲大理寺丞盛典一舉海
內嚮風群賢用而治化增

盛德崇而大業廣矣

一明義臣惟內臣供事闕庭不宜監軍鎮守近因言
者無識徒痛指其害人以故不蒙

採納夫人品雖殊降衷同得論小善則內臣豈無指害人
則外臣難免然軍校雖便不直掖庭婦女雖強不

身家集卷之一
奏議
參戎伍義不當也故夙沙衛帥師春秋惡之楊思
勗平亂綱目議之誠以內臣與政國爲無人辱莫
甚焉不然殿師平亂國之美功聖賢豈有偏惡而
反過之者哉伏乞

按春秋綱目之旨取回鎮守監鎗內臣以杜後議則
大義彰而宿弊革矣

一脩文臣惟詔勅文誥所以昭人文動觀聽關係非
輕唐制悉由中書後以萬樞委積時有滯遺更置
翰林別掌詔勅

國朝總之

內閣即古中書之意滯遺之失或不能無竊意亦倣
唐時故事機密重務內閣草制其餘誥勅詔諭令
侍講以下入直分草別選詞藝儒臣如吳寬李東
陽數輩詳加脩飾方送

內閣校正發寫仍將各草工拙以爲殿最使之盡心
則人文盛而制作純矣

一存體臣惟大臣國之股肱進退宜存大體近者言
官論列極言無諱竊恐議者將謂國家無人貽笑
後世取輕四夷非美事也臣意今後彈劾止槩言
其才力弗堪或內多慙德仍下其奏部屬許科道

科道許部屬計議可否可則勸留否則勸免
陛下親與大臣商確善爲進退勿事姑息則大體存而公
論得矣

一養恥臣聞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况在士夫尤宜護
惜近者臣下微過輒撻之

廷或下鎮撫遂使權奸之徒夤緣爲虐撻言官有因
致死入鎮撫槩受拘繫恐非待臣養耻之道臣意
今後臣下有過量其重輕或罰俸或送法司問罪
仍乞

降旨未爲定例若喜怒不常偶有前旨即效古人封還詞
頭之意許承旨官封還伏候別旨毋事阿從則庶
耻全而士氣勵矣

一興讓臣竊見帝王之世百僚師師羣后德讓近者
奔競日熾士習益漓皆由遜讓之風不行故也臣
意今後舉用大臣及方面知府俱令推讓才行勝
已一人吏部案留別用或才優數等奏許讓官其
庶吉士亦令同榜進士互相推讓年少學優敦厚
清古者四十餘人送內閣考選讀書又令各部辦
事三月已滿進士通赴吏部推讓學行氣節優長
百名列爲等第呈部詳察遇科道員缺拔其尤者

身素集卷之一
選補爭求者許該部記名外選蓋大臣尊而難知
同類親而易見舉行此法庶得實才則遜讓興而
風俗厚矣

一立信臣節該伏覩

詔書畧處詞訟除謀逆并賊盜攻陷地方重情外其餘一
應輕重事情類行原籍官司巡按巡撫問理不許
輒便擬奏差官提勘攪擾軍民欽此欽遵臣竊有
以見

陛下洞燭此弊故及之耳遠近相傳莫不欣忭近聞又差
錦衣衛官往南京體勘人命提取犯人臣恐失此

信於天下又恐竊弄之機或伏於此伏乞今後仍
依

詔書除謀逆并攻陷地方重情外其餘一應輕重事情類
行本處官司并巡按巡撫問理不許輒擬差官違
者許科道彈劾則大信立而民不擾矣

一議禮臣竊惟宣聖帝王之師祀典宜在尊崇但宋
欲追帝廷臣請罷禮不可也我

朝祭用王禮近加天子禮樂夫國學朝廷遣祭用之
可也郡縣祭出有司豈宜僭用且舞具而樂不全
豆加而牢不設名在實亡神靈豈享臣意今後國

身素集卷之一
奏議
學如今禮其餘悉令如舊則大禮正而義例明矣
一正法臣惟

祖宗律例內官與文官有為賊私貪酷一體科斷為民充
軍成化年間刑官附權變亂成法朦朧奏允內官
不分賊私等情俱擬還職奏

請及至得旨多坐貶斥遂使恩出刑官怨歸

朝廷且知禮者固不為移玩法者因而無忌是私之
是害之也臣惟

三動法

祖宗必首正此而兩京言事無一能及伏乞今後內官為

事仍與文官一體科斷則舊法正而刑罰均矣

一實錄臣惟

祖宗時纂脩實錄翰林降調者多得取回恭惟

憲宗純皇帝在位二十四年盛德隆功際天極地止令見
在儒臣纂脩恐或漏遺切照侍講謝鐸前太子洗
馬羅璟編脩黃仲昭檢討莊昶或以憂去位或以
諧改官以言調職行高學富史筆優長伏乞起復
鐸等原職或陞其官其已陞官者或依今官支俸
與脩實錄則先烈揚而紀載實矣

一宥過臣惟

尊嚴之下舉措實艱意外之虞周防難悉故傳稱赦小過
又曰宥過無大臣意今後官員失儀題奏遺落差
別字樣若出無心俱乞原免則

聖度宏而人心悅矣

災異陳言疏

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臣林俊謹

奏爲陳言脩省以回

天變事臣竊見湖廣槩屬自弘治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以
來連大雨雪二十九日夜至十二月初四日夜連大
雷電風雨卒暴雹霰交作霏霧晝晦雨木成冰膠結

纏綴折裂震野摧墮遍山谷簷冰盈丈瓦雪數尺鷹
飢附人虎窮入市其他禽獸手可攫取頭畜凍死殆
盡有養百牛不存一隻者有販萬羊僅存數隻者草
十束可易一牛馬一束可易一羊死者升斗米豆可
買柴薪涌貴軍民多凍死地方災變誠若非常者鎮
巡三司寧復道其責哉然刑尤易於召災提刑者按
察也總司者按察使也臣蠢僻昏庸奉職無狀召此
災變心切怖惶雖萬剉其軀不足以償其罪之萬一
尔然臣又疑他或有致之者貴州借調官軍措運糧
餉軍苦戰鬪民疲輓輸都勻之征勢或不得已者斯

臣之所未喻也德安安陸創造

興岐王府工役浩繁財費鉅萬民命良以不堪

吉府復增修蓋夫土階三尺古天子尚然矣今之府第何若耶夫第大則心侈侈則驕驕則踰分往轍可鑒

也也而論之第大則難於割蓋而亦難於脩葺所居

人少則屋宇寂寞易生疾疢臣恐

興岐二府宜小而不宜大

吉府宜脩而不宜蓋又宜循

寧襄德府故事用銅瓦不用琉璃及白石雕刻闌干采

集輿論定爲著令

詔諭親王咸悉意指則

陛下內不失親親之恩外不失愛民之仁財可節役可省事可繼業可久民怨可消而

天意可回矣然臣又聞直隸河南山陝江浙川貴皆大雪

臣又疑焉夫雨陰也雪雨之陰也雹亦陰也大雪連

月且廣又雹陰縱也雷電不應冬而有不應雪而有

不應諸郡同有陰脇陽急且甚也木少陽也陰脇則

冰是皆陰盛之象恒寒之罰也夫陽爲君爲德爲內

爲君子爲中華陰爲臣爲刑爲外爲小人爲夷狄考

之桓公八年元狩元年建昭二年陽朔四年赤烏四

見素集卷之一
年大同十年武定四年河清二年武平三年皆大雪
成公十六年黃初六年大元十四年武平七年皆木
氷說者謂臣用柄刑失中外戚驕恣小人禍君子夷
狄窺中華之應方今

聖明之世夫豈有此而

上天垂戒尤臣之所未喻也

陛下憲

天法

祖約已惠人太和薰蒸嘉瑞宜集而災變顧爾容或有由
伏望

陛下默而思之博而考之熟而計之采諸臺閣科道及閭
閻草野之言以深究夫致災之原弭災之實果在
身則放歸田里以謝

天譴在府第則思以節在臣則思以馭在刑則思以省在
外戚則思以保全在小人則思以放遠在夷狄則思
以遙制拔本塞源防微杜漸以制治于未亂保邦于
未危則

乾剛自奮陽道自長災異將化爲禎祥而

天心仁愛庸於斯乎在矣惟

留神省覽

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瞻仰感激俟罪之至

養病疏

奏爲乞

恩放回養病事准本司按察使林俊關照得本職見年四十五歲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由進士歷任刑部主事署員外郎事主事姚州判官南京刑部署員外郎事主事員外郎雲南按察司副使按察使更任前職綿力孱軀由少多病加以叢委簿書血氣虛憊中年髮白齒疎眼昏耳重左手足不便爲縮伸迺者朝覲南還隨在就醫四月終始力疾視事倥偬健忘舉止

艱滯每閱刑書操判筆輒就座鼾睡病勢日增藥力罔效自惟愚戆偶竊虛名遂爲餘論誤收崇階存陟夙夜兢惕恒期寡過以仰荅

眷遇萬分詎謂疾疢轉罹

皇恩莫報興言及此愧汗交并合關煩爲

奏乞放回致仕或閑住養病林泉退避賢路天幸少延餘息謹守素力田行歌擊壤祝

聖人壽而艾而昌等因到司隨令醫生馬敬胗驗疾已深痼急難醫療具結在卷緣係乞

恩放回養病事理未敢擅便謹具

奏

聞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本上即託就醫而還鎮巡固留不可
吏部移文追復原任又不可撫按會題本官端謹正
大弘治九年九月二十日奉

聖旨林俊准暫回原籍養病不爲例欽此

辭免就任疏弘治己未二月

奏爲乞

恩辭免就任事臣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欽蒙

聖恩陞臣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者仰荷

鴻慈伏深感涕竊念臣猷畝朴忠入深到骨而霜露宿

未盡脫身又無學術行能本無足取豈敢罔循涯分

濫冒

寵榮况臣父見年七十臣母見年七十有二棗榆之景日

見衰頹臣之私心亦甚難捨伏望

皇上俯察愚衷容臣照舊在家調治奉養二親可錄賢能

用副任使臣林下閒日歌康衢祝華封與父老道宣

聖明德政盡報荅萬分不勝至願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本部叅稱情詞懇切合無仍舊在家

養病痊可之日另行具奏起用奉

聖旨是欽此

內臺稿

謝恩疏

欽差提督巡江無管操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林

俊謹

奏爲謝

恩事臣前歷湖廣按察使廣東右布政使卧病居家伏蒙
聖恩授臣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節該欽奉

勅無管操江者竊念臣才謏力絀迹孤性蹇自惟違分謝
謹養病不謂丘樊荐承

濡渥負山知重涉海增憂

帝命俯臨敢直滄州之便親年踰邁終深烏鳥之私進止
徊惶罔知决擇除扶疾上道於弘治十三年十二月
初四日望闕拜叩到任管事外緣係謝

恩事理謹具奏

聞

侍養疏

奏爲乞

恩侍養事臣在

憲宗朝以刑部屬謫倅姚州尋蒙叙復

陛下嗣位以來累被收用自惟猥碌荷

二聖曲成深恩盡以至矣勉圖鞭策擔報涓塵臣之心亦
臣之分况邊埃方警如此耶第念臣父母俱年踰七
旬氣衰多病日短深憂諸弟又以祖居少容分移近
住朝暮叵測急仗實難且臣疾疢中罹神力早憊稍
留吏事重覺不支發生濫竊於

宸恩淺薄罔裨於人世憂先涕集感與愧并伏望

聖慈俯垂憐宥放回侍親無理自疾則臣父母身苟
延一日均

陛下之賜臣尚當率先父老蹈舞

大猷彌聖愛

國之忠仰聽平胡之頌無任感激勤綬之至

再乞侍養疏

奏爲懇乞侍養事臣近日疏乞侍親無理自疾事下吏
部例格不行臣靜思之是固未察臣親之誠老身之
誠病才若力誠驚下不足勝重而遠至也夫知父母
莫如子衰與否臣有不知者乎人壽命未能盡百歲
今皆踰七之年來日恐亦有限不於此時伸微分必
貽終身厚悔臣稟受孱弱調養無節無月不病亦無
月不藥其又甚則前年瘡幾死去年患目幾盲今年

身素集卷之一
齒疼痛面無故風腫右脚痿疾時發神昏健忘事一
過即不曉記臣任直寡恃素乏充養無包荒之量燭
伏之幾春容粹雅之節厓角顯露徒成粗迹報
國素心誓輕於九死而還家私念顧切於三宜敢冒虛
風真成棄物伏望

聖慈曲垂憫在

特賜溫旨放臣致仕養二親理自疾循宜處之分仰戴
恩德山不足高海不足深天地不足儼其形容而臣未死
微衷尤望

陛下動法堯舜動遵

祖宗運初心宣古意使庶耻重而始風流恭儉興而末俗
革臣躍舞林屋有餘榮矣無任感激俟

命之至

災異陳言疏

奏爲災異陳言事臣聞雲南等處地震山崩災變異常
今年正月初一日陝西延安朝邑等二十餘處同時
地震搖倒官民房屋五十餘間壓死人民頭畜甚衆
地裂水涌災變尤異夫正當西北有事之際人心危
疑災變屢作臣竊憂焉夫地震異也水涌尤異也同
日異也元日尤異也朝邑特甚則尤異也變不虛生

必有其應况至異如此者哉臣謂決非泛泛循省可
以消此大變者也考之前古地震水涌皆未有如是
之異亦未有元日者若狀類相近漢和帝末元二年
則宮闈之應安帝建康元年則內侍之應晉元帝大
興元年則柄臣之應今宜皆無是也惟兵禍之應光
武時則武谿蠻反成帝時則蘇峻亂仁宗時則元昊
不庭方今北虜陸梁又聚河套兵禍之結已兆於斯
萬一制勝無常可憂非細而草澤之間又保必無相
煽而起者乎臣觀近時用費日奢科差日重人民日
貧頗無固志如荊州瑞州九江等處烏合強徒輕竊
名號敵殺官兵况內地人民之苦有加數倍者乎則
不但北虜可憂遠壤內地均可憂也漢宣帝本始年
間地震詔問經學賢良方正之士無敢端言其所以
然宋儒胡氏謂地妻道也臣道也著見如此若有敢
言使宣帝戒懼有以善處則霍家之禍無由成矣夫
宣帝賢君也霍光有輔遺之功有房闈之親小心恭
慎賢臣也謂帝而不念光家謂光之家容有禍耶事
不可料政亦類此則所謂

宮闈內侍柄臣者臣望

陛下靜思而善處之未有謹而太過者也他如齋醮之設

祖宗聖聖相承立國仁厚

天錫胤祚固其所也昔殷武丁爲太子父小乙使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殷祖甲漢宣帝亦居民間其他或涉艱虞拂意之境故能側身脩行周悉民情裕後光前爲守成令主蓋處境太順驕惰易生未必爲福今農畝細民家無十金猶慎教子以守先業况太子國之基本天地祖宗華夷之所付託者耶周文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武王帥而行之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成王有過則撻伯禽示成王世子之道也古者世子自爲赤子固已教矣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有

保出有師皆選端人與同起居出入使日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春誦夏絃秋習冬讀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親踈有序長幼有差聖知在位貴賤有等入大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知長而治道得矣身爲儲君與國人齒讓執醬以餽明有孝也步行中樂明有度也遠烹宰明有仁也

皇太子年踰幼學趨向大幾正決於此而多處宮中少就外傳古人之教恐未宜然夫教所以愛之擇

正人所以教之也正人古意存焉耳得古意則可行
古道成古渾樸之俗今

東宮講讀侍從諸臣皆

陛下所登簡廷臣所論薦必多正人有古意可委重然百
司庶府山林隱逸不可謂無其人臣所略知則禮部
右侍郎謝鐸太僕少卿儲瓘南京光祿少卿楊廉其
庶矣乎其資序不合實行可取有二人焉致仕按察
副使曹時中渾厚澄瑩粹然春風人無賢不肖皆服
其為人華亭人也華亭張悅清慎人謂時中過之張
弼善草書人謂又過之今年七十一歲尚作蠅頭細

字其精爽可推也處士劉閔恭慎醇粹孝行高古日
無二粥身無完布而處之裕如臣莆田人臣每見媿
畏不暇劉大夏徐貫等每拜其門知府王弼齋所必
迎致曰對劉君鄙吝自去詞藻雖不逮其為人而德
宇道風人自難及臣謂禮致時中為宮臣閔仍布衣
入侍更

勅內閣吏部翰林院科道精訪純德雅望之人使同起居
必能涵煦薰陶有所裨益異日成就當大可觀且天
下後世仰知

大聖人所為出尋常萬萬此臣所以獨出意見不自為迂

者也臣又惟

聖躬立教之本夫不邇聲色不事遊畋勤問學納諫諍親君子退小人畏

天威重民命誠孚

九廟孝徹

兩宮身教至矣然古先帝王暨我

祖宗鷄鳴視朝與群臣終日接見詢民情講治道在深宮

極少不黷神不佞佛不作無益飲食服用至朴而無華誅罰爵賞至公而無私故無類德無疵政無佞位無遊食無遺賢用節而國富化洽而俗阜成此

陛下所夙勉以作式

東宮者也臣愚且病二親衰老日望還山常思古人江湖廊廟有餘心焉不揆煩瀆少盡忠益區區未已之心尤望

陛下留念嗣息未多及以西北邊事爲意其大小臣工有以率直積忤而才猶可用物論猶歸如周經許進楊茂元輩人乞

亟收錄蓋棄之於彼無損用之祗益

聖德耳是亦教

皇太子弘雅量容直言一端也臣無任勤懇戰慄之至謹

具奏

聞

薦賢自代疏

奏為薦賢自代懇乞休致事臣拙劣蠢庸過蒙

收叙力綿任重能諛位踰常思喋血塞垣陳尸闌市報
天地大德萬分而意長分短疾病交攻抱尸素之深慙憂
死亡之無日仰惟人君用人隨才器使而人才效用
亦顧所自處何如耳可禪人國則竭忠效勤終于位
可也其未然則委分明志引而歸亦可也故仕盡致
遠之材而歸亦不失知止之義臺閣丘樊各止其所

而德讓之風成矣方今

聖人在位君子滿

朝猥如臣流奚足比數爰自視臬已乞卧家固非要前
譽冀後收

命勉起良事

君之小心引疾決歸亦謂之大分若猶顧盼徘徊竊恐

孤

恩玷節士夫失氣事逾臣雖索莫飢頽諒不忍心如

此也伏見河南按察司副使陳壯浙江按察司按察
使朱欽乃

直高古風猷遠於近守夙弘臣誠遠立下風非徒追
步後塵舉以代詞義允當如蒙乞

敕吏部參詳議奏

簡命一員代臣前職

賜臣致仕歸還田里則

陛下之德上同于

天而臣以人事

君之責亦少副矣林莽餘息當日歌天保祝

聖人壽無疆此臣拳拳無已之情愫也無任激切俟

命之至奉

聖旨吏部知道節該本部題稱本官才行俱優衆望所歸
方當嚮用之時而屢陳休致恬退之志固為可嘉但
起用未久等因弘治十五年四月初九日少傅兼太
子太傅本部尚書馬 等具題奉

聖旨林俊不准休致欽此

災異疏弘治十五年七月

題為災異事據南京新江口操江把總指揮張彪等呈
弘治十五年七月初三日暴風猛雨江潮湧漲將在
港灣泊戰巡舡隻吹擺顛頓矛移纜斷致將軍人劉
牛兒淹死看浮橋官常昱飄流撈獲其餘自救不遑

原額戰巡等舡三百四十隻內除一百四十隻沉溺
浮水原不堪用四十八隻南京龍江提舉司聽造俱
不開外堪用操演數內八十六隻磕損一十一隻吹
打過江纜方尋獲篷板什物多半損失僅存五十隻
什物亦多不全見今水操在邇不勾撐駕并教場將
臺一座崩損神鎗牌堞二座演武等官廳廂房共三
十一間插鎗房官軍窩鋪共一百七十五間內外墻
垣三百六十七丈四尺俱各倒塌厨竈門隔屋瓦亦
多損傷大小樹木三百六十八株倒折等因到臣又
據南京西城兵馬指揮司呈開前項月日被狂風將

新江口近年官栽柳樹吹倒九百餘株緣由前來案
照前事已經節查去後今呈前因除會議各題外查
得近該禮部題備天下災異緣由咨行臣等照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脩省臣伏見弘治十四年南北慘寒殊

異南京本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雨雪交下雷電中震
弘治十五年夏雷聲迅猛二次狠擊不下五六十聲
轟天喊地鷄犬鳴號人馬顛仆間有震死者五月二
十九日半夜雷電大作疾雨翻江垂及黎明平地水
深數尺墻垣淋倒幾半至六月初十日始消七月初
三日怒風恠雨變勢尤異房屋搖撼瓦石爲飛或云

風力正暴地亦同震彼時魂奪魄散真的莫辯然房屋牆垣誠多歌倒舟船人畜誠多覆沒江潮誠沸溢樹株誠根拔稻苗蔬果誠損傷人心誠憂惶災之所被上太平下鎮江可駭可愕而南京尤甚若有爲而然者損壞房屋不計其數樹株根拔奚止數萬而壇廟

陵寢傳聞亦有數千餘株臣目激心計此地何地此日何日此災變何災變

天心仁愛

祖命諄複意者屋之震其疆宇之鎮定外攘之先告歟不

之拔其根本之滋培內脩之默啓歟是非臣所能臆說也臣病廢餘息一日官使義當自實新江口控扼江淮重地而水軍實我

太祖高皇帝開基制勝之師軍聲遙震

國勢深關柰晝操夜守特甚艱難而計脫倖更多存羸弱貳粥尚窘於支持五兵難責其鮮利且水操江平方及出港風靜方敢開船一歲率無幾日交鋒不越數銃身命浮寄何水勢之習閒武藝生疎何兵威之猛烈况今船隻房屋損壞數多操守乏備道路寒心如蒙乞

敕南京工部將前項船隻房屋一面勘奏一面造脩仍將
揀選送補改差撥跟在逃等項官軍專責南京兵部
科道驗差官清理毋容衛所紛更每班仍輪流一員
親詣點閘一次務使弊革令行兵精額足每季具點
過見操送補改差跟隨在逃數目題

知及轉行守備弁臣等查照庶事有專責緩急有仗緣係
風雨損壞戰巡船隻官軍房屋及處置操軍災異事
理謹題請

旨

懇乞休致疏

奏爲陳情懇乞休致事臣素薄行能重罹衰疾累乞休
致荷蒙

聖恩未即

賜允者退自省循益深愧恐誠前驅之可冀安後策以
何辭捫心循牆由暮達旦陳瀆則近激隱忍則重欺
然臣事君猶子事父情不自盡仰懇而哀鳴無但已
也

今日明時也

陛下聖主也僉都御史又雄職也逢

時遇

身素集卷之一
主而領雄職必賢則榮不賢則重以爲辱臣固有以自知矣臣外貌雖未甚羸一身無處非病耳目欠清齒牙常痛腸胃燥結手足麻木其最苦則精神昏憤臨事健忘元氣又虛寒邪易入藥不離口病益切身是以心雖欲前力已罔逮况臣性局誠下

恩遇已踰充位赧顏豈終逃於厚議陳詞委分容少激於頽風此臣所以展轉深籌必欲以去爲報者也伏望

聖恩哀 臣勤悃

特敕吏部放臣致仕以畢殘年安恒分不勝至願緣係陳情自實懇乞休致事理謹具奏

聞弘治十五年九月十四日奏十一月初一日該本部題

奉

聖旨是林俊不准休致着上緊前去巡視地方欽此

申乞休致疏 弘治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進

奏爲陳情申乞休致事臣是月十四日自陳無狀懇乞退休實封登途悸不自定忍負

生成之素自安跣弛之歸臣五心勞熱臟腑秘結血氣枯浮內感每作於虛煩末疾特艱於行步叅觀弱證懼迫盡期所以夙夜憂惶力求丘首不自知詞激可憎者也臣官無劇務祿足逮親人論間容

身素集卷之二
奏議
國章稽逮有服在位亦胡不可緣臣才故如彼病今如此歸既有詞出竟亡補臣之道進不如退我

陛下曲成臣之恩與臣進不若與臣退臣所以披瀝胃腸冒干

宸聽必求得請不自知詞瀆當罪者也臣蒲柳脆質首怯風霜而葵藿素誠特加猷畝惟望

隆嗣述廣延接以上續

祖宗垂不可易家法以消弊始則非特歸日之心亦既死之願伏望

俯納莛言覽臣前後二疏

特敕吏部放臣致仕以養痾殘日埋骨故山不勝感幸謹具奏

聞

西巡稿

勘都御史韓邦問疏

欽差巡視江西等處地方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林俊謹題為脩政本以弭大盜事節該欽奉

勅江西賊情重大茲特命爾前去巡視彼處地方爾至彼廣詢博訪深究事情先將都御史韓邦問有無誤事不職情由從實奏來欽此欽遵臣訪得巡撫江西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韓邦問性度寬洪儀宇閑肅官能粗効政體具諳事偶缺於關防初曾生謗慮難周於假托久亦自明雖瑞撫諸賊重欠祛除而南贛數年却多停妥祇因立心多畏行事尚同風望少頽臺綱未振在倣擾之地似或未宜若清簡之方誠猶可用臣又惟今日江西之事急若潰瀾而巡撫之官艱於拯溺非得震撼不回通敏無滯者鮮克有濟伏乞

聖明俯垂裁處緣係地方事情及韓邦問係節該奉欽依從實奏來事理謹題請

旨弘治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馬 等題奉

聖旨是韓邦問待有相應地方調用林俊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着巡撫江西地方換敕與他欽此

勘知府王瑋李復貞疏

題爲脩政本以弭大盜事節該欽奉

敕江西賊情重大茲特命爾前去巡視彼處地方爾至彼廣詢博訪深究事情先將都御史韓邦問有無誤事不職情由及知府李復貞王瑋有無貪酷害民實跡從實奏來欽此欽遵除韓邦問另本具題外臣訪得江西所屬饒州府知府李復貞性局寬縱廣信府知府王瑋

性局慈祥俱不爲酷但李復貞溺愛少子恣其出入自由外多浮議偏信吏人任其縱橫無忌下曾歸怨網維欠整節目亦踈其審編均徭派徵物料罰脩公廨等項頗有分頭侵尅之疑雖人言難信賊跡未明然委少廉白之聲自昧公平之體王塘防範不嚴被盜官庫彌縫自免重失人心公罰假脩蓋之便多費奉承民訟持可否之端每懷猶豫自涉嫌跡委歛怨言所據各官似難重膺郡寄再履仕途中間人品等差則王塘尚有休致之告亦有保留之詞衆心之情僞難知一身之進退可錄臣又訪原任臨江府今調

廣東肇慶府知府吳叙行事刻深律身解弛繆張威福之勢虐焰薰人詭立德政之碑怨聲載路人命每興於訟牒姓名重列於彈文衆怒群咻至今未息采諸公論吳叙欠謹之名尚居二人之右伏乞

聖明裁處緣吳叙係更調官李復貞王塘係節該奉

欽依從實奏來事理謹題請

旨

定祿米疏

題爲定祿米以蘇民困事據江西布政司呈奉巡視衙門批老人徐本潤等呈照得坐派江西各

親王祿米每石納該銀壹兩陸錢
郡王府祿米每石納該銀壹兩叁錢思得本處米價每
石止該銀肆錢伍分實難辦納近例

親王祿米守巡官督同長史兩平收受

郡王祿米有司倉收受本便反難情願

親王祿米折銀壹兩

郡王將軍祿米折銀捌錢布政司交納轉解等因奉批
布政司議處查得江西各

王府祿米先該巡撫題定則例每年有收徵銀壹兩薄
收徵銀壹兩貳錢又該戶部題據耆老王清奏稱

陽曲等府祿米每石要銀叁兩題行各處俱收本色

親王原有官攢者布按三司親督長史官攢兩平收受
郡王祿米無官攢者照舊於所在有司倉另厥收受又
該戶部題該巡按河南監察御史題稱

伊王奏討

光陽王祿米於本府倉收管索財害人該部題行仍舊
河南府倉收貯及申明通行禁約又問刑條例

王府祿米本府官員內使旗校管莊人等干預撥置折
收銀兩多收米麥索要財物者旗校人等杖罪以上
發邊遠充軍官員內使監候奏

請發落輔導官及布按二司守巡官縱容不舉并府州縣聽從俱叅問奏

請降調俱經題

准通行欽遵外續該監察御史周進隆題稱江西各

王府收受祿米每石用銀壹兩陸柒錢小民困苦要行禁治該部查叅節次題

准事例立法非不周詳垂戒非不明切但

王府地方司府等官既畏懼而不能阻違巡撫巡按亦推避而不肯究治官校肆其侵害無所懲戒小民受其困虐無所控愬又經申明前例題行嚴加禁約及行巡撫巡按體念民苦用心訪察叅拏問發務臻實効等因題

准備行欽遵未久今奉前因議得

王府祿米已有前項節次題行事例深為嚴切但納米本輕民稱不便納銀加重民稱願納必有牽滯難納之處又查

郡王將軍祿米每石見今折銀壹兩委屬過重呈乞定處等因到臣案照前事已行議處去後今呈前因叅看得各該祿米見例應收本色據呈却稱每石收銀壹兩陸錢或壹兩叁錢見米時價止銀肆錢伍分據

呈却稱每石願納銀壹兩及捌錢以壹兩陸錢而論
 正米壹石該用米叁石伍斗五升五合五勺有零是
 親王祿米歲額壹萬石歲支叁萬伍千伍百伍拾石有
 零以壹兩叁錢而論正米壹石該用米貳石捌斗捌
 升捌合捌勺有零是

郡王將軍祿米歲額壹千石歲支貳千捌百捌拾捌石
 捌斗有零誠為太過民何以堪恐事例雖行奸弊未
 革其江西各

郡王將軍性量臣不能知

雜三府

殿下委各寬大賢明豈不上體

聖懷下恤人隱但王府位嚴地禁難伸控訴之門官校器
 忌迹嫌難施彈擊之力以故小民欲逃刑而免累甘
 就重而捨輕度以事情豈真得已其欲由布政司轉
 解正欲杜索害之源臣又聞

親王用費重大委與
 郡王將軍不同伏望

聖明篤念親情俯隨民意特
 敕府部從長計議將

雜三府祿米并

身素集卷之一
郡王將軍祿米酌量等第定銀上取

聖裁著爲常則備行江西布政司近年徵收足色銀兩寄庫或每季或每月長史司給印信領狀差官前來領進各府官攢量爲選撥別用名缺暫且停補庶事無掣肘民得簡便若必拘本色恐似虛文再令送收恐仍前弊緣係定祿米以蘇民困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肯

處置缺少糧料疏

弘治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題爲處置缺少糧料事據江西布政司呈照得本司所屬每年額糧共米二百七十三萬一千六十五石有

零除起運兌軍南淮倉拆銀拆布等項共米二百二十五萬四千石外存留數少歲收比與歲支祿俸月糧之數尚欠米一萬七千九百餘石而奉例減免九萬五千四百石及口糧等項支用尚不在內以致官軍俸糧僅勾八個月其餘月分無從接支又本司所屬每年明出里甲銀兩共銀五萬九千七百九十六兩兩年例派辦黃白蠟牲口皮張等項一應物料并鄉飲祭祀科貢孤老等項一應公使俱各在內扣支各項物料天順六等年派該銀二萬五六千兩成化十七等年派該三萬七八千兩弘治十二年派該六萬

七八千兩弘治十四年派該九萬二千餘兩歲出比
與歲用尚欠三萬二千二百餘兩近年拖欠并鄉飲
祭祀等項支使尚不在內那東補西借甲填乙事窮
計促莫可支持近又戶部奏差郎中前來守催近年
拖欠拆銀共四十三萬三百六十二兩四錢有零小
民賣男鬻女不勝痛切今本司庫收貯僅該七萬七
千三百八十六兩有零而

益府又要脩蓋非神運而鬼輸勢須加賦已民窮而盜
起言可寒心况養兵弭盜之時尤省歛惠民之日前
項缺少糧料本司無從區處合呈定奪等因備呈到

臣看得江西數年爲因賦役重繁致民爲盜殺人放
火流劫鄉村挺刃操戈拒敵兵快告捕更遭其荼毒
剪除復肆其陸梁以故被害鄉民含忍不告所屬官
司畏罪不言履霜豈漸蹈虎可憂夫息盜在安民安
民在輕賦而月支欠米歲辦欠財委無區畫矧欲起
愚民感動之幾尤當昭

聖明寬恤之典查得歲運淮安米一十七萬石每石正耗
雜用共該米一石七斗南京倉米四十七萬石每石
正耗雜用共該米一石九斗遭風剥淺搬運實難先
該弘治七年弘治十一年俱因地方災傷奏行戶部

身素集卷之一
參稱南京米每石本色止值四五錢脚耗使用却倍節經題

准每石折銀四錢解南京戶部收折官軍月糧又弘治十年該漕運等衙門題

准弘治十一年江西兌軍米四萬石淮安米六萬石每石連正耗雜用折收銀陸錢免運太倉官民稱便今江西饑窘比之各年相同而盜賊猖獗倉庫空虛糧料缺乏比之各年尤甚委無別法利在通融但四錢恐至虧軍彼此須求兩便伏望

聖明憐念地方

特敕戶部從長計議暫將弘治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三年南淮糧米每石正耗雜用共徵銀六錢淮按照數解太倉南京倉每石作四錢七分解南京戶部各收折官軍月糧扣出餘銀一錢三分存留布政司作數每銀四錢准米一石補支本處官軍俸糧并奏辦各年各項物料再有不敷另行議處南淮糧米三年之後照舊派運本色則徵收省於常時而民輕便折支過於本色而軍樂從運軍免漕輓之勞糧長無解納之費俸糧有應月之備物料無積歲之逋蓄積不殊公私如故賦雖不加用可暫給其經久之計尤望

身素集卷之一
奏議
聖
陛下軫念邦本節縮財源一應派辦務守

祖宗舊額凡百用費務循

祖宗故事則財賦自無不足若根本弗究省此加彼均爲
失人過取倍徵尤非得策民窮財盡患將有不可言
者矣緣係地方事情及處置缺少糧料事理謹題請

旨

地方災異疏

題爲災異陳言以裨政治事據江西按察司呈准本司
按察使周南關准總司關抄奉鎮巡等衙門會案前
事移開會同都指揮僉事戴賢左布政使林泮議得

瑞州府地方近年以來盜賊蠡起隨捕隨發合無按
察司每年選委僉事一員分巡南昌道徑帶家小前
去專在該府分司居住兼理兵備督捕盜賊請

敕一道不註職名以便更替合用隄備官軍於南昌前左
并袁州三衛所千百戶內選委二員帶領旗軍一百
名給與行糧機快於上新昌二縣分撥二百名與
同官軍及高安縣機快常川操練遇有盜賊生發合
力擒捕一年滿日將行過事蹟獲過盜賊起數造冊
繳報與前項官軍俱照例更替其湖廣長沙府瀏陽
縣醴陵縣與新昌接境盜賊事發往往逃彼潛住因

無統屬難以責成合無前項府縣賊情一事聽南昌道分巡官節制調度其餘事情悉照舊規庶便行事等因具呈到臣隨吊原行文卷查得先該兵部題該監察御史周進隆奏內一件專巡守以安地方事欲照福建汀州建寧事體於僉事內專設一員住居瑞州緊要去處分巡兵備而分守官員一般挈家小與分巡分住新昌靖安等縣專理盜賊錢糧等項一年滿日更替等因該部查題咨行鎮巡等官會行議處緣由在卷臣親到該府看得所屬高安上高新昌等縣南接湖廣長沙府瀏陽醴陵二縣北連南昌府奉

新靖安二縣溪深山峻俗惡民頑強盜委多以故監察御史周進隆所奏各官所議將南昌道分巡官請敕一道不註職名輪流齎捧帶同家小前去瑞州府居住時常上高新昌等縣巡歷整理兵備督捕盜賊其湖廣長沙府瀏陽醴陵二縣賊情一事許其督理若有故違聽其提問委屬停當其布政司分守官員數少常無別道難以分住亦合量其一年之內半年在上高新昌奉新等處往來行事則豪惡知警錢糧易完而奸盜自息但欲量撥南昌前左弁袁州三衛千百戶二員軍旗一百名給與行糧輪班跟隨操練一節

臣博詢該道該府各縣官員并父老人等俱稱官軍數少遇急既難濟事平時徒增騷擾虛費行糧深為無益查得該府三縣原定機兵共一千六十名俱該通判甘文紹督領輪流操習巡捕及隣境袁州府萬載縣臨江府清江縣南昌府奉新靖安武寧豐城新建等縣俱有機兵并瑞州所屬各鄉村原該編有大戶鄉民壯丁佃戶家人等項名數在官平時團聚本村防護有警隨同官兵策應自可制賊保無他虞所據官軍似不須撥伏乞

聖明裁處緣係處置地方及災異陳言以裨政治事理謹

題請

旨

褒異舊臣疏

題為乞

恩褒異舊臣事江西建昌府申據廣昌縣報弘治

十一月二十二日本縣致仕刑部尚書何

看得本官敷歷中外完節始終致仕十有餘

不入城府聲色貨利素不嬰心著書立言老

誠為中朝耆望名世碩臣緣本官與刑部

吏部侍郎葉盛人望相同合申乞照彭韶

保葉盛謚文莊事例奏請

贈謚及賜葬祭以快人心等因到臣行間又處

政司呈同前事查得何喬新妻夫人吳氏

二月病故已經奏差進士林魁督造墳塋本

回家守制行委該府同知沈景督造外臣

與彭韶先為刑部屬官並負盛名積官俱至

書彭韶忠亮懿醇何喬新貞方恭慎又各儒

吏事熟諳得古人之深以同任天下之重當

德純名文學政事節槩皆屬心焉及位序

歸榮識者猶以不盡用為歉疏起者再四彭

贈有謚仰悉我

聖天子優異名德盛心然彭韶學有經緯道適中和危言

峻行庶問貞風文有也正有也忠與節與恪與清與

憲則又有也其視葉盛學行同而事功過之葉盛得

謚文彭韶宜無所靳况追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

訥謚文恪南京吏部尚書魏驥謚文靖彭韶寔足並

美嗣休又宋臣歐陽脩謚文忠范仲淹謚文正論者

謂彭韶正色立

朝先憂為

國生今之世無愧古人歿而易名宜亦近之不知定議

之時何取惠安之義舍大錄細不類其人不足服中外之心爲後世史書之信今何喬新之死該府無舉彭韶官階葉盛文莊事例爲言似亦有未慊于彭韶之謚而欲求畀何喬新以文者或疑彭韶何喬新非出翰禁不得謚文不知謚以責名實公是非聖君賢相所以右人文昭信史而風動士夫者端亦藉是况吳訥魏驥葉盛近事甚明而李時勉先謚文毅曹鼎謚文襄文安後各改謚文忠著例歷歷可舉者哉此臣所以不揆狂昧特爲申請伏望

陛下褒崇舊德特隆何喬新贈祭開壙之典仍

敕翰林院叅詳臣奏揆以公義將彭韶再議與何喬新果

合文正忠獻貞宣恭肅憲恪謚法具議上請

聖裁易去彭韶惠安舊謚庶名實允符臣工胥勸緣係褒異舊臣及改謚事理謹題請

旨

見素集卷之一

律